

# 论主体性的维度及成长进路

龚志文, 刘太刚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主体间性的提出并未能挽救“主体性的死亡”, 主体性关涉的“自利性”与主体间性内在的“利他性”也始终无法“握手言和”。但超越主体决定论的语境, 在主体生成论的视阈下, 人之主体性是一个生成的过程, 它包含着存在维度、主体意识和客观行动三个互赖层面, 它的成长经历了个体主体性—群体主体性 & 交互主体性—共同主体性的历程。这种生成性表明了主体性和主体间性都只是主体性成长的不同阶段, 二者之间的隔障便不攻自破。

**关键词:** 主体性; 人之存在; 主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 B08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8)02-0039-06

## On the Dimension and Growth Approach of Subjectivity

GONG Zhiwen, LIU Taig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Putting forward the concept of intersubjectivity failed to save “the death of subjectivity”, the “self-interest” in subjectivity and the “altruism” in intersubjectivity has never been able to “shake hands”.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subjectivity of generation, human subjectivity is a generation process, which contains three dimensions: existence dimension, consciousness dimension and objective actions dimension. The growth of human subjectivity experiences the process from the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the group subjectivity & the alternating subjectivity to the common subjectivity. The generativity shows that the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are just different stages of growth of subjectivity, and the barrier between them collapses without being attacked.

**Key words:** subjectivity; human existence; consciousness

主体性是西方哲学的中心话语, 但对主体性过分的推崇, 导致了“主体性迷失”、“主体性泛滥”, 并带来了私欲膨胀、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贫富差距等问题, 故西方理论界对“主体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弗洛伊德、阿奎那、叔本华从心理学视角揭示主体性观念的虚假性; 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福柯、德里达等通过对主体观念的语言哲学批判, 揭示出主体的非中心和非自足性;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通过对主体观念包括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揭示, 批判其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负面影响。

在主体性遭到了严重的解构和否定的情势下, 费希特、胡塞尔、哈贝马斯等学者则反对主体性完全

收稿日期: 2016-10-25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 16XNH026)

作者简介: 龚志文(1989-), 男, 湖北襄阳人, 中国人民大学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行政哲学。

刘太刚(1966-), 男, 黑龙江伊春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基础理论。

消解的观点,他们突破主体性中“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唯我论”思维逻辑,建构出“主体间性”的概念框架,有效化解了主体性的困局,实现了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但与主体性对立而生的主体间性也并不能挽救“主体的死亡”,人们依然无法拨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迷雾,主体性关涉的“自利性”与主体间性内在的“利他性”也始终无法“握手言和”。但超越既有的主体决定论语境,在主体生成论的视阈下,人之主体性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它的成长经历了个体主体性-群体主体性 & 交互主体性-共同主体性的历程,主体性发展的这种开放性表明了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阶段性地位,二者之间的隔障便不攻自破。

所谓主体性就是人作为主体在与客体以及其他主体的关系中所显示出来的自觉能动性,具体表现为人的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创造性。主体性的这一内涵容括着存在维度、主体意识和客观行动三个互赖层面,主体存在是主体性的前提,是生成主体意识和践行客观行动的基础。作为存在的主体,也只有生成了主体意识,获得了主体权能并积极自主的作用于客体,他才具备真正的主体性。从而,主体性的成长也就意味着主体存在维度的拓展,主体意识和客观行动的生成与发展。

## 一、人之主体性的存在维度

“存在”是西方哲学的最高概念和范畴,是一切主体和客体的前提和根据,揭示的是主客体自生成、自确证的一般性的规定性。<sup>[1] (p27)</sup>其中,具有主体性的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物中最为闪耀的“明星”。人之存在的主体性是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自在给定性所特有的东西,动物和其他存在物都不会具有主体性。主体性的人不仅会感知到自我的存在,而且能够在不断认识、理解、确证自我存在的过程中赋予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推动自我存在的发展与演变。

诸如洛克、休谟和哈奇森等自然主义哲学论者从外部世界来找寻人之存在的印记,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物种进化的产物,人的活动同动物和其他存在物一样要受制于自然界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规律。简言之,人之自然存在是一种机械的物质的无主体性的存在,人与自然同体、人与物体同性,人尚未发现自我存在的真实性和独特性。因此,自然存在观尽管凸显了人之存在的自然性和给定性等自然维度,但无法涵涉人的主体性生成之后呈现的自主、自为、自由的存在形态。

立足认识论意蕴,理性主义哲学关注“人是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试图在理性思辨和逻辑演绎中探究人之存在。也即,理性的主体以形式逻辑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等理性的知识、工具来操纵和控制自然,揭示外部客体存在的结构和原理。但理性主义存在观将“主体性”作为人之存在的前提性预设,无法解释人在人的主体性生成之前的存在状态,而且它忽视了主体性人的情感、意志、精神、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的存在。

人本主义哲学以存在和自由作为中心论题,其代表人物让-保罗·萨特指出存在先于本质,人是自由的,人的存在是一种自为存在。<sup>[2] (p218)</sup>作为自为存在的人,具有内在的意识性、超越性、创造性,人以自身的创造性活动和自由的选择来确证人之存在的本质、意义和价值。可见,自为存在的论点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之存在中的情感、意识、精神、意志、欲望等因素,具有典型的精神存在意蕴。

文化主义哲学是一种内向性的人之存在确证,主张立足于现实生活来理解人的存在。按照文化哲学的解释,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解释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人的存在不是由外在的自然决定的,而是由内在的文化决定的,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人。<sup>[3]</sup>可见,人的文化存在本质上是基于人的主体意识的实践活动,是人利用自身的思想性和创造能力,生产文化,使人超越自然性的活动。

实践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是“人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存在”,<sup>[4] (p23)</sup>实践是人物相界分的原点,是对构成人的本质的总体性把握。实践下的物质生产是决定“人之为人”的本质活动,人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在实践中展开和验证的。诚然,实践存在对人之存在确有统摄性,但也模糊了人之为主体的边界。中国封建时代的妇女、西方殖民时代的奴隶亦能够有意识的从事实践活动,但它们却被商品一样的买卖、役使,如此主体性缺失的人不能算是真正的人。所以,实践存在中有主体性实践存在和无主体性

实践存在,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但不能作为人物界分的存在方式。

可见,人是一种多维存在体——自然的、理性的、情感的、意志的、文化的、自为的、实践的等。但人之存在的流变终究是以主体性存在为旨归,俞吾金指出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主体性:“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性”和“道德、法律行为上的主体性”,<sup>[5]</sup>那么主体性的存在也可表征为认识上的存在(也即精神存在)和行为上的存在(也即社会存在)。

精神存在意指人是理性、情感、意志的统一存在体,精神存在的人借助理性的智识能够知晓自我的需求和能力,认识客体的属性和价值,把握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主体在理性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对客体和其他主体会产生相应的感受和体验,并会激发主体内在的意志活动(如勇气、毅力、怯懦等)。理性、情感、意志调控着主体的认识活动、实践活动和情感活动,并外在的显现在结构形态(如家庭、国家、社会、民族)、规范设计(如法律、制度、风俗、习惯、道德)、工具活动(如科学、技术、艺术、哲学等)、符号活动(如语言、信仰、宗教、图腾)等方面。

社会存在是指人是社会的产物,主体的人在社会劳动与社会合作中发现、确证、保存和升华自我。人的主体性在社会实践中得以生成和拓展,脱离社会环境的成长的人,不会生成主体性,只属于有生命的动物。人类关于主体性的知识和能力也在社会劳动和社会合作中创造、积累和传承。

如此,主体性的精神存在本质上主要表现为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活动,理性存在、文化存在更具精神存在的意涵;社会存在本质上主要是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活动,自为存在、实践存在更具社会存在的意涵。而且物质活动发生的同时会推动精神活动的滋生,精神活动则要借助物质的手段方能达成,精神存在与社会存在密不可分、相互关联,共同涵摄了人之主体性存在的各个方面。

这样,在主体性的视域下,人之存在呈现出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精神存在三种形态。其中,自然存在是无主体性的存在,是存在的基础,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则是主体性存在,是存在的发展,三者共生共在构成了人之存在的连续统一体。但是人之无主体性存在到主体性存在的转向并非突变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过渡性的存在——意识存在,从而使得人之存在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低到高、从简单到丰富的历史过程。

所谓意识存在是指人开始察觉到人物的分殊,逐渐发现自我存在的真实性和独特性,开始突破自然的规定性能动地去认识和利用自然与社会规律。但此时人的意识存在仅仅是初步的、模糊的和不成熟的,个体与外界的交往互动频次低强度弱,主体性存在狭隘的局限在个体之内。意识存在是人由物性向人性转化的起点,是无主体性的自然存在转向主体性的社会存在的开端,但意识存在并非是单一的、孤立的和完成的,随着主体认识的深入和实践的发展,意识存在的内涵日渐丰富,涵摄面逐步拓展,向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迈进。

综上,在主体性的脉络下,人的存在图谱是一个自然存在——意识存在——社会存在——精神存在的连续体,而主体性的人则是意识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的统一体。由于人之存在的开放性、人之主体性的未完成性,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境下,人之存在会展示出不同的形态,而且各种形态均不会以纯粹的方式呈现,它们交织着螺旋式的向前发展。

## 二、人之主体性的主体意识和客观行动维度

主体意识是主体性的人在处理主体与客体以及主体与主体之间关系过程中形成的对客体、对自我、对其他主体的地位、需求、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态度和觉悟。它是将人与物、人与人界分开来的意识,是人之主体性成长和递进在观念形态上的表征。由于主体的觉悟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故主体意识亦随着历史实践的推进而发展变化,会因政治立场、经济基础、生活经验、情感认知和性格特质的不同而在共时态和历时态上均表现出相应的差异。

所以,对主体意识的把握终究要落脚到主体性的人,必然回归到主体的微观的实践活动上。郭湛指出,从无主体性的人的活动到主体性的人的活动,其性质演变经历了原初群体性——个体性——互动性——公共性四个阶段。<sup>[6] (p117)</sup>在主体性生成之后,人的主体意识活动经历了个体性——互动性——公

共性三个阶段。其中,个体性即自我性,也就是自我意识,是主体意识成长的原点;公共性即公我性,即为公共意识,是主体意识发展的高级阶段。由于互动既是个体之间的互动,也是个体与群体(或团体)之间以及群体(或团体)与群体(或团体)之间的互动,因此互动性内在地质化为团体性和他我性两个面向,也即主体的团体意识和他我意识。这样,在主体意识流变的长河中,主体先后生发并积淀了自我意识——群体意识——他我意识——公共意识四种意识类型。

自我意识是主体对自身状态、属性、需求、价值的体认、觉察和反思,是主体意识的基础和起点,没有自我意识便不能成其为主体。自我意识的生成是主-客二分的产物,外部世界作为主体的人的对象而存在,主体的人以外部对象为标的,对自身进行反思,将自我与外物区分开来。但自我意识并非是关于客观对象的直接的意识,而是关于自我体认的意识。自我意识具有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它随着主体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是团体意识、他我意识以及公共意识的基础性要件。但在主-客二分的逻辑下,片面张扬人的自我性,容易导致利己主义泛滥,侵蚀公平、正义、良善等价值。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7] (p60)</sup> 在社会场域中,个体寓于群体中,群体中的主体在互动交往中逐步达成群体共识,也即群体意识。这里的群体并非原始社会人缺乏主体性状态下的人群共同体,而是主体性视域下的社会群体(如政党、企业),所以群体意识是群体中个体意识的集中体现而非简单相加。同时,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深受群体意识的影响,群体意识可以遮蔽个体意识,使个体意识无法保持和发挥,亦可以强化个体意识,促进个体意识的全面发展实现个体意识的自由。

他我意识是在“主体-主体”关系视野下,“自我”与“他者”共在的意识。“自我”通过“他者”来衡量自身的价值,肯定自我的存在,但“自我”也是“他者”的“他者”,从而确证“他者”的自我存在。他我意识同时意味着将“他者”引入“自我”的场域,呈现出“自我”对“他者”的认同,这种认同意识到他人,感觉到他人,然后关心他人。也即,他我意识具有平等共在性,“自我”与“他者”均是主体,平等双向互动,开放自在地“共存(live with)”与“存在(live for)”。<sup>[8] (p7)</sup>

公共意识是自我意识、群体意识和他我意识的内在升华,它意味着自由的主体将意识的关怀溢出自我、小群体和他我的范畴,拓展到公共领域。具有公共意识的主体关心公共事务和公共福祉、维护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建构公共秩序和公共伦理、改善公共生活和公共行为。但公共意识并非强调个体在行为上完全利他,而是意味着个体在关照自我利益的同时,对社群利益关切的责任性和主动性。

需要强调的是,主体意识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决定了它是一个生成的过程,这表明公共意识也不是一种完成的、给定的状态。而且四种意识的生成并无前后相继的替代关系,它们可能共生存在同一个体主体或群体主体身上,主体间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又引致了主体意识发展的不均衡性,不同主体的主体意识生成的速度 and 发展的完善度均不相同。另外,各种主体意识之间并非是完全孤立的或彼此无涉的,对他们的界分仅仅是规范意义上的理性思维。例如自我意识寓于群体意识之中,他我意识既包括个体主体的他我意识也包括群体主体的他我意识,公共意识则是自我意识、他我意识、群体意识有机的、社会的集合与内在的升华。

主体意识是人之主体性成长和递进在观念形态上的表征,客观行动则是主体性在实践活动中的确证。主体意识对客观行动具有导向性功能,在不同的情境中,主体会在主体意识的规约下采取颇具分殊性的客观行动。依据主体意识的发展程度,主体的客观行动在理论上从低到高可划分为自在、自知、自觉、自强、自为、自由等系列,系列越高,主体意识越强烈,主体性越完善。而且客观行动既可以是个体层面的,亦可以是群体层面的,既涵盖物质层面活动,也包括精神层面活动。

### 三、主体性的成长进路

自主体性的大门开启以来,人之主体性的成长经历了怎样的路程呢?郭湛依循主体性的哲学脉络将其划分为“主体性”(主体-客体)、“交互主体性”(主体-主体)和“共同主体性”(主体-客体 & 主体-主体)三种。而且他认为具有主体性的人类主要从事着两种活动:物质活动(物质生产和物质交

往)和精神活动(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二者共生于人类社会,但在社会的低级阶段他们是分离的,在高级阶段则是融合的。在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过程中,人类的主体性活动,首先是物质活动,然后是精神活动,最后是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的有机融合。<sup>[6] (p199-214)</sup>

郭湛同时指出人类主体性活动的性质会沿着“个体性—互动性—公共性”的进路向前发展,在此逻辑下可将人的主体性界分为个体主体性、群体主体性、公共主体性三个层次。<sup>[6] (p117)</sup>其中,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个体主体性才得以真正形成,表现为一种物的依赖下的独立性。社会生活中的职业设置、制度规范、阶层屏障等机械地将个体主体性的人进行整合、分割,型构出了群体主体性,但群体主体性是简单的个体性的集合,是一种物质的依赖和交换关系,缺少精神层面的共识。只有当主体性的人和人经过充分的互动与交融,方能实现有机的、社会的结合,逐步形成某种公共性,个体和群体进而会滋生出相应的公共主体性。

基于这些认识,本文整合“物质—精神”和“个体—公共”两条进路,试图构建一个更具解释力的主体性发展模型,以此调和实践与理论、物质与精神、活动与静止、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者、自由与秩序的矛盾。主体性的成长从个体主体性开始,经过群体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进而达到共同主体性,构成了主体性的发展趋向。

个体主体性:个人是主体的最基本形态,个体主体性是主体性的起始,是其他主体性形成的基础。个人凭借自我意识的萌发,逐渐觉察出人物的分殊,体认到自我的存在和价值,形成了以个体为本位的个体主体性。随着人的理性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增强,主体超越被动的先在的自然规定性,建立起人与自然的“主—客”关系,开始能动的改造客体。

但个体本位的主体以自我为中心,封闭、孤立、原子式的自在和自知,将外物与他者均视为对立的客体与手段。人与物的分离,人与人的排斥使得主体的自我意识在个人有限的生命空间和时间内存在,人的主体性能力也只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星点上发展着。尽管个体主体性存在着异化的可能,但它不会消亡和完结,而是伴着其他主体性形态的发展而流变,个体主体性会超越个体本位的个体主体性,向群体本位的个体主体性和公共本位的个体主体性发展。

群体主体性:群体主体性是作为主体的社会群体所具备的自主性、自为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里的社会群体是由个体主体性的人在社会存在形态下基于某种共同的利益、价值、情感、信仰等纽带形成的共同体。区别于远古时期的人类群体,作为主体的群体是自主性、能动性发出者,以整体主体的身份面对客体,超越个体主体的有限性,形成整合的主体性力量,这种力量的社会效应可能是积极正面的、也可能是消极负面的。<sup>[6] (p86)</sup>

群体主体性也不是个体属性的简单相加,而是个体主体的认受和内化,这种认受和内化之于个体主体性具有“自失”和“自强”两种效应。当群体主体性遮蔽或否定个体主体性时,个体被迫表现出自失性,他会忘记他的自我意识并强化群体意识,将自我的个体主体性贬低或是溶解在群体主体性之中。当群体主体性促进和强化个体主体性时,个体的主体性被高扬,个体在促成群体主体性时,亦能够实现个体主体性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群体中的个体可能被全部遮蔽主体性,可能被部分遮蔽主体性,或者被本群体遮蔽主体性,或者被他者群体遮蔽群体性,个体主体性被高扬的情况亦是如此。群体中个体主体性被遮蔽和被高扬的情况可能同时共存在同一群体内部或不同群体之间,由此形成了群体的领导者与领导群体和被代表者与被代表群体。

交互主体性“不同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sup>[9] (p347)</sup>个体与群体都处于一个相互交往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当相对独立的主体(个体主体、群体主体)相互“遭遇”时,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便凸显出来,既有的“主体—客体”的关系逻辑也出现失灵,从而推动了主体的交互主体性成长。

交互主体性依循“主体—主体”的关系逻辑,他我意识将“他者”引入“自我”的场域,主体在互动中意识到同样作为主体的“他者”,体认到双方的属性、价值,形成主体之间的相互认可、相互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关照和相互确证。<sup>[10] (p37)</sup>主体的这种自觉性使他重新确认自我的主体性能力和主体性地位,不

断提升自我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不仅重视物质活动,也开始注重精神活动,体现在对知识智慧的渴望和对真、善、美的精神追求,并与其他主体间共享情感和精神体验。<sup>[6] (P209)</sup>

需要指出的是,主体之间的互动不是狭隘的二元交互,而是个体、群体之间的多元交互,在信息科技的今天,这种互动可以是主体都在场的互动,也能够主体缺场情况下完成。交互主体的个体主体性既可能因为互动中“他者”主体性的制约和压制而被削弱,也会因为“他者”主体性的激励和肯定而增强。而且,交互主体性并不意味着“主体—主体”的关系逻辑否定和取代“主体—客体”关系逻辑,而是共生共在于主体之中,共同协调着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

共同主体性:共同主体性是主体在自为自由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逐渐生成的主体性,此时的主体是真正具有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自由主体,主体间是真正平等、自由和融合的共生共在状态,从而形成了主体的普遍的物质关系、精神关系和人际关系网络。主体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全面涵摄个体主体场域、群体主体场域和公共主体场域,主体的活动以“公共性”为基点,着力于解决公共问题,发展“公共福祉”、“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公共价值”,最终达成“公共的善”。

共同主体性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主体性,它一方面强调主体的公共责任,凸显主体存在的整体性、公共性和利他性,另一方面也尊重主体的独特性、自由性,推动主体的个体主体性、群体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不断完善,注重对个体利益、群体利益的关切。尽管如此,共同主体性也并非主体性的一种完成的、给定的状态,它仅仅是人的一种有限的完善,是主体性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节点,当主体性的人扬弃了自我的缺陷之后,就会在创造性的活动中超越既有的主体性价值,展示出新的主体性追寻。

以上我们分析了主体性成长的理论进路,但需要反复强调的是几种主体性不是分立的割裂的,而是相互交织和转化的,个体主体性是群体主体性、交互主体性、共同主体性的基石,后者又为前者提供了更新和完善的场域和价值。个体主体性、群体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寓于共同主体性之中方能成为现实的东西,共同主体性的活力依赖于个体、群体的自为自由的实践和互动,共同主体性也只有个体主体性、群体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自由发挥和成长中成为现实的东西。<sup>[11] (P248)</sup>

应当看到,人的有限性,人之存在的开放性决定了主体性的成长是一个永远开放的未完成的进程,但总的成长趋势是从个体主体性到群体主体性、交互主体性再到共同主体性,是从自然的、孤立的、封闭的、直接的、简单的、有限的主体性向社会的、精神的、开放的、交互的、自由的、普遍的、无限的主体性发展变化的。所以,之于人的主体性成长而言,没有什么是一劳永逸的给定的,主体性的人必须在有助于人类文明永续的最高价值的统摄之下,不断的自我扬弃和更新,推动主体性在开放的空间中高扬下去。

#### 参考文献:

- [1]俞宣孟.本体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2][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 [3]衣俊卿.论人的存在——人学研究的前提性问题[J].学习与探索,1999(3).
- [4][南]米·马尔科维奇,加·彼得罗维奇.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 [5]俞吾金.“主体间性”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7).
- [6]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美]罗斯特.黄金法则[M].赵稀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 [9][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10][美]弗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M].万俊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11]杨金海.人的存在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余小江)